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徵獻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翰林院三

檢討

宋琮　廖欽

蘇伯厚　王偁

周翰　黄約仲

黄鼎宗　黄壽生

陳繼　翁玦

陳敬章　易舒誥

王九思　梁祖儒

庶吉士

柴欽　曾與賢

湯流　陳孟潔

陳孟京　曾春齡

宋子環　劉實

王鑑　鄒智

晁東吳

典籍

孫蕡　聶器之

王恭　吳孜

高棟　吳蘭
待詔
　　滕用亨　文徵明
侍書
　　宋懌
殿閣書辦官
　　吳電　朱奎
　　夏衡　林瑋
　　任道遜　劉鏡
　　馬紹榮　潘辰

姜立綱　周文埔

孫埠　宣嗣宗

金陵貢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㰘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二

翰林院三

翰林院檢討宋琮傳　　　黃佐

宋琮字萬鍾吉安泰和人天資純恪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攻書以是學日充博爲邑學弟子試必首列以周易魁鄉薦洪武丁丑中禮闈第一賜進士出身又在高等人以爲顯庸可俯拾矣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修琮其寘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徇私不公三月二十一日有旨覆考

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賛善王俊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郊編修劉諤皆眞于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琮自竄後益窮經博覽動無愆尤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赦還家久之被薦起為刑部檢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罕獎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以琮充同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躐埶要此賈禍之端也竟不肎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洪熙元年琮以秩滿擢國

子助教其訓迪以禮爲主凡講誦有舉止傾欹者必呵責之諸生見者凜然畏服宣德八年秩又滿乃陞翰林檢討仍管助教事居四載引年致仕去家居篩力漸衰晨必冠帶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鄉黨宗族相過劇談竟日未嘗以耄疾辭其力行孝友如此琮自知死期人或以休咎叩之輒不應卒時年七十六

翰林檢討廖公欽墓銘　　胡廣

聖天子御極之初即詔求文學之臣以延論治道會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爰求舊臣洽遺逸以同纂修詔翰林儒臣各舉所知今學士解公縉紳退與廣言曰鄉之先達惟廖公幸無恙於是舉爲宜乃以公姓名言於　上命禮曹驛召公暨至而實錄告成公辭歸召問拜翰林檢討乃永樂元年四月九日也公諱欽字敬先宋尚書工部剛之後遷于新淦之長派七世祖謙爲尉吉陽因家縣西之東溪父諱觀字觀民有學行公其冢嗣也自少強學明毛氏詩於易書春

秋通其義鄉之先輩與不器童之洪武三年　國家
設科取士公與弟敬存具薦于有司一不偶輒歸以
事親講學爲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懐慶
等府河内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
内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公以祿入助民
爲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逮及累年收稅之人省
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公爲言曰民窮矣急之
則不可得盡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省臣曰
諾就以委公公求侵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
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公皆奔走而集惟

恐後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勞復奬公以詩公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公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公言民獲無事他郡繫者不絕于道民曰微我公我其亦若此乎八年秩滿調蘇之吳江丞吳江素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河內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爲水所廢田不得耕勢家互相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始得白令官爲之修築責成之期甚迫同僚皆失色欲以他事避去公獨怡然自任即詣隄所計其工費召民從事且諭之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

曾嘗戮力成之母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人爲公賀公一笑未嘗以爲得秩滿既去適河内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誣公公亦不辯遂受謫役作于鳳陽河内吳江之民聞者來爲公助役董役者曰廖某行何政而能使人若是乃加敬焉既而釋歸杜門以教諸子鄉人無賴子構詞以誣公兄弟公曰我豈能對獄吏語以辨曲直乎雖誣我當受也兄弟俱逮下獄公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歸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公曰兄可以養弟弟不能掩兄乃相

議于訟庭公曰其咎在我弟實不知觀者惻然感歎由是弟獲免公竟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遠近交辟乃起爲袁州郡學弟子師嘗校文于廣蜀公入翰林人咸謂辭是惜未及見於施爲而没也公處已廉於物無苟取與少有違理不肯姑安嘗經河内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紿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竟持酒肴相慰藉明日各持縑以遺公須臾裒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

不愛我以德乎苟以所饋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過
沽名以覬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公攜

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類如此

翰林檢討蘇公伯厚墓誌銘

胡廣

永樂九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翰林檢討蘇公伯厚卒公諱坤伯厚其字以字行姓蘇氏世居建安之璜溪其先本姓雷公之曾大父諱文叔仕元爲建寧路儒學教授爲後於蘇遂蒙其姓祖子庸父明遠俱以行義爲鄉師表母章氏明遠四子長即公自幼以聰敏聞性謹重不妄言動比長博通經史尤精毛氏詩於琴棊書畫曲藝小數咸精到然不以自衒人莫知其能惟刻意爲文章援筆立就辭意超詣見者奇之自是聲譽日起公益自沈晦篤意事親講學絕跡不

至城府　國初有司以經明行修薦至　京師以親
老辭歸闕館授徒誘掖學者多所造就洪武乙丑郡
庠爲訓導教授周斌勉公曰既仕不離鄉又得祿養
親不宜辭公從之居學校十餘年啓迪作興之功尤
多丁母憂去居喪哀毀形瘠杖而後起及期不得葬
地悒鬱成疾其友憐之遺以葬地人稱爲義丘云繼
丁父艱毀瘠踰前喪服闋來朝授　晉府伴讀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尋陞翰林院侍書纂修　永樂大
典爲總裁明年陞檢討常進講　文華殿敷說稱旨
甚見禮遇兩與考禮部會試簡拔多佳士公耿介負

才氣勇於為義方為訓導時學地舊為軍衛所侵公力復之文公先生祠在府廨內難於謁祭公倡率出貲葺祠於學宮傍歲時朔旦拜謁始便脩孔子廟及宸奎尊經二閣數月百廢具舉閭人有急周之惟恐或後嘗遇歲歉民艱食力請於官發廩賑之民得粟者咸望公門拜曰是活我父母也鄉鄰有爭競者懇懇以理諭解已皆悔悟或有侵慢者略不與較人自愧服在翰林幾十年絕無私謁禮部尚書鄭公賜有師友之舊未嘗一至其門鄭公常請見必規以正言每加敬服其餘諸生或仕於朝或為守令者會大輒

加誨諭故出公之門者咸樂守有能人有一善稱之
不絕于口對同寮詞氣温和罕失色於人居家有禮
法服用儉約恒自號曰履素

翰林院檢討王偁傳

王偁者永福人也字孟敭其父翰元季爲潮州路總管故西方人也先爲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潮州總管棄官遂走閩爲黃冠棲永泰山中十年矣　高皇帝聞翰賢詔有司強起之翰自刎死時偁甫九歲閩吳海者翰執友也義撫偁教之洪武二十三年偁以經義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例就祭酒授業因而求鄒魯之遺風與海內賢豪上下其說居數年遂疏乞歸終養翩翩然有冥鴻之思焉　文皇帝即位有司薦起偁既至都下即自陳願處校職以勵人才不許

授翰林檢討進講經筵已而　勅修永樂大典儁爲
總裁官大典成英國公張輔奉命征交阯表儁爲護
行交阯平輒復叛以故移官交阯而參議解縉者儁
故遊也坐言事下獄或斥儁爲黨遂同逮繫儁尚氣
節雅志當世吐論英邁能揚人之善不能匿人之過
竟以此死悲夫儁之詩本於李白意矯矯然不可羈
也號曰虛舟集

翰林檢討周君翰墓誌銘

楊士奇

君子之仕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雖位卑不敢忽宋韓魏公登高科而滯筦庫未嘗苟忽職事從開封推官理事不惓暑月汗流浹背當時僉知其公輔器蓋賢者事君無不皆然今士之不樂檢束者往往目勤職爲流俗甚至詞垣翰苑以文事爲職亦有放曠散逸以自高者士奇入翰林三十年同官之能勤其職余素所知者周維翰其一焉維翰初爲典籍天下古今載籍皆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散亂簡編壞折維翰積其勞勤寒暑不懈理散修壞盍再歲完整秩然同

官時惟陳壽克劭繼翰他典籍不及也近歲翰林奉
部修　兩朝實錄維翰以檢討爲纂修篇牘浩繁致
閱案迹維翰所分治特叢脞其事加倍同列而殫心
努力無幾微愉怠意書垂成維翰病病且困猶日在
念慮既劇猶問史成何如言不及他事而卒維翰諱
翰自少聰敏嗜學長益該博能文章永樂三年中浙
江鄉試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不就會
車駕臨太學獻賦稱　旨尋詔禮部所選副榜士就
廷覆試擢翰居首遂奉　命進學翰林預修永樂大
典是年除翰林典籍授迪功佐郎歷三考陞檢討授

從仕郎

翰林院檢討黃約仲傳

黃約仲名守以字行少負才名永樂初開館徵天下名儒應詔至京　文皇試上林曉鶯天馬歌擢第一官翰林典籍預修　永樂大典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諸書書成進本院檢討學士曾棨胡儼更相引重珥筆西清扈蹕北伐俱有著述在翰苑二十年疏乞致養子謙舉鄉貢約仲精楷法其詩語意清婉得唐人門徑集藏於家

故翰林檢討黃君墓誌銘

楊榮

宣德甲寅六月壬戌翰林檢討掌國子博士事黃君胤宗卒其子安將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邑里某山之原乃奉狀偕其門生建陽主簿唐誠來請銘予與胤宗同年相友善弗可辭胤宗諱某以字行浙之嘉興海鹽人世業儒父諱文傑洪武中爲泰王府教授母顧氏胤宗生而秀偉幼克嚮學聰敏出於天賦孝友本於自然伯父文俊爲鳳陽淮遠丞卒於官無嗣胤宗承父命爲之後躬往迎其柩歸葬服喪盡禮由是著名遂舉爲郡庠生歲庚辰以易經登

進士第當得顯官固辭不就乃擢福建汀州府儒學
教授丁內艱服闋改河南之彰德能以其道訓諸生
諸生學成而仕者彬彬然嘗兩受聘校文闈西甄拔
精審士論歸之以績最陞北京國子博士講論有章
課試有法得其開益者莫不敬服秩滿陞令職益克
盡心以求報稱既歷三載例得授勅且封贈父母及
妻恩命已行會胤宗卒可勝情哉素性簡約罕與人
接公退則閉門靜坐無求無營不狥不阿凡爲詩文
下筆立就然不求甚工取適意而已蓋類其爲人焉
生洪武辛亥三月戊申得年六十有四嗚呼胤宗不

慕顯榮而安於恬淡素位而行三十餘年清慎之操始終弗替其所得於己者既多而造就於人者亦不少矣

中鄉試

翰林院檢討黃公壽先傳略

生字行中洪武已卯鄉試以親老侍養弗預偕

計鄉人嘉其孝倡學淑人以綱常名教自任動必以

禮學者稱為東里先生親終值革除徵還公據復學

永樂四年充貢戊子應天府鄉試第一辛卯進士遂

翰林庶吉士授檢討預修性理大全諸書九載將滿

分校禮闈得疾卒卒在京邸囊無一金棺衾皆同館

捐俸代辦其子于嘉負柩還葬

翰林檢討致仕陳君繼墓誌銘　楊榮

吾友陳君嗣初諱繼號怡菴先世吳興長城人徙南康之都昌再徙吳城父汝言　國初濟南經歷有政績母吳氏廬江名族永樂初以貞節旌表汝言初未有子吳夜夢白衣神人授之兒遂產嗣初實洪武庚戌十一月丙戌也明年八月父卒母抱歸吳城躬紡績以訓育之嗣初既長奮志於學受詩於鄉先生鄭尚德春秋師尹受易于俞立菴既而忡忡然若不足復從半軒王止仲用是學日益博時家貧甚嗣初躬事農圃以供祭養親時或讀書或樓吟高歌因以耕樂

自叢及筋力少衰乃閉門授徒學者謂其善教參從之人尤以其爲文備徒有法度來者相屬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交章薦之屢以目眚母老辭不就母卒喪葬盡禮有聞於人　仁宗皇帝即位少傅廬陵楊公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命同太常卿南郡楊公直弘文閣備顧問時以爲得人　皇上嗣位命修　先朝實錄化成荷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用是明年疾作既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問吾寧也因撫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如何事問曰無事遂卒

實宣德九年五月六日也亨年六十有五

翰林檢討翁先生瑛墓誌銘　　王直

先生諱瑛字　自幼聰敏喜學甫四歲大父教以古詩即成誦不忘大父書曰是必能光吾門先生時尚幼聞之益自喜益銳意於書大父卒哭踊如成人十三受業郡庠日夜不懈未幾父坐事謫廣州先生憂之請從教授不可先生慨不能已竟徒行往投調護得無恙而歸教授終謂其忤己坐以違學規黜之先生乃之京以其情訴於　上得復就學志益勵學益進為文亦益有名丁酉以詩經薦于鄉明年入太學六館之士謙其能洪熙乙巳以天下教官多缺

選諸生之有學行者補之先生得仁化教諭仁化僻下邑學久廢先生以興起自任廟像廨廡講堂齋舍庖廩器用以次繕完日進諸生講學其中而以身先之諸生亦日就規矩厥績用著丁未隣家失火勢將及學舍時東北風急先生稽顙籲天俄風返火熄得不焚戊申遭外艱哀毀逾禮歸治葬於石廓山山多虎且陰雨浹旬人無所用力先生患之號泣籲于天明日雨止虎亦斂跡人以謂孝感所致壬子與教桐鄉桐鄉新置縣未有廟學先生度地鳩材始作之其經營規畫如仁化而弘麗加焉癸丑以內艱歸葬祭

一以禮而哀戚之情不異於前喪正統丙辰陞國子
助教循循善誘得師之道甲子　上視學謁先聖退
坐彝倫堂祭酒司業各以經進講博士助教以下皆
侍　上喜加獎勵明日入謝各賜衣一襲錫宴于
奉天門先生在其中雍容進退動中禮度人皆以爲
宜受此榮也四月陞翰林檢討仍掌助教事諸生素
聞先生之教益以得卒業爲幸先生亦樂教焉至是
乃無疾而終太學師生莫不哀惜之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傳　太學志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于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歸自臨川足跡不至官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

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不則典籍與我猶爲二矣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静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乃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獻章詩曰能儀讓藝稷肖寔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門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

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斵喪良可傷顧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樂從之游既歸白沙日杜門潛心大業四方來學者益衆

廣東西兩藩部使以及　王島夷寘慰無不致禮于其廬朝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臺叠不少倦江右布政使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爲十三郡士師謝不往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其才徵至京師即疏于　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隱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授翰林檢討得請而歸初獻章至京有　旨令就吏部試辭以疾越數日

赴試至部門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得間悟主也惜夫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弼唯唯或勸之著書不答遘疾卒獻章德器渾成睟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事母至孝嘗出外母有念輒心動既歸果然篤友誼與人交無生死一于厚弔喪祭葬不遠千里晚而涵養益熟脫落淸灑獨超物外

寓言寄興莫非至理有舞雩詠懷之風修撰羅倫稱其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世以爲知言

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

御衘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

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病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覩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又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始終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包一信他本來何用脚勞手攘剩雩三三兩兩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

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滚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又曰爲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得也遂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向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

閭葢有舞雩陋巷之風焉名臣記

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陳子謚文恭傳道錄

渼陂王檢討九思傳　　李開先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于才無損其如天下國家何予觀渼陂王翁有三歎焉王氏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元末關中兵起有名繼祖者携妻子渡渭避匿終南山中入明徙居城內北街占籍安泰里迄今爲鄠縣人而繼祖没也猶返葬高陵清明祭掃歲以四人往焉定爲常規繼祖生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爲大寧長清二縣知縣琰生鉉受高年爵鉉生儒由庠舉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儒娶

劉氏生四子而翁翁則長子云諱九思字敬夫居近淩陂因以爲號生而警敏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嘗自誇居官日爲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書蜀中勤勵日猶不足夜以膏燈繼父乃雜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又以爲或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已久之科至是中者三人而翁亦可決科矣試日趨宅更衣毋必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官滿攜歸時年十九鄉士成拱手推讓之矣己酉鄉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名士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爲之

整巾服講儀節徘徊踴躍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
鄭琚子弟有中者經年若與見面餘姚顧逵因其弟
遂子濂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匄求見懇切亦
不之許是果何爲者哉庚戌癸丑連不得第學雖有
端緒而文未得肯綮至丙辰則文學成矣第進士考
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誰剪巴江天風
吹落之句闇者以爲必爾首選何也以其似李西涯
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是皆西涯當國倡爲清新流麗
之詩軟靡腐爛之文士林罔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
例其中以是知名得授翰林院檢討及李崆峒康對

山相繼而起厭一時之靡相與講訂攷正文非秦漢不以入于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傚效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敘曰崆峒爲予改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于予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亦二子有以成之人之稱之者則以爲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瑣屑于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于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于開元天寶之上士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矣劉晦菴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

則直惡其異已蓄怒待時而發將及九年考滿例陞二級値劉瑾擅權凡在翰林者除狀元不動餘悉改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輟經筵而遊省署棄文墨而理簿書居無何由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侵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官寺亦多請托翁悉拒不聽刷滯拔淹進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之向爲眞翰林今爲眞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西涯則以舊僚倡言旣官至正郎不必復可也言官深惡王納誨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陝而三吏部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嗾言遂左遷壽州同

知至州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畢業講古文而吏治清文風盛矣其庭同官有如同氣若光州守吳節州判于澎姚讓皆敬翕如上官且修城修正陽鎮河梁俱有賛晝功而州治西濱湖北濱淝水加以夏月淫雨浹旬水勢薄城城將壞而民將為魚遂與一文級一羊一豕投之水中遂得雨止而水落亦亦奇事也賓館之東有一園其北為屋南向明爽可改作書齋乃于多士中精選苑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下古今兼問閭閻疾苦因以資于治自庚午冬至此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之也忽闕

致仕邸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後有的傳乃雲南地方閙將復遣錢太監鎮守前此有王恕再來天有眼錢寧不去地無皮之謠苦其虐政久矣遂紛言大霧連三朝不見天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自陳大臣恐有去位者須屈意求免司禮監始得保全實言此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雲南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何干涉況天變又未嘗有耶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教之曰萋菲之譏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古今所共聞視也君子求無愧于身心斯已矣而又何感焉人

固有以一時之紬而成百世之名者其遺固有然矣
翁得奮欣喜拜受出示于人曰謝政事覩吾心所願
但不忍含州民及多士耳踰歲壬申相盜勢猾行逮
故鄉值弟九峯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
甚不年餘父一疾長逝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酌古
準今關中喪家莫不傳以爲法事毋十五年備極孝
養稍有過失跼蹐不敢進猶夫童稚時也嘉靖丙戌
毋亦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一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
毋爲徵任　太孺人鄉人以爲榮後以弟爲知府考
滿更加封中憲大夫及太恭人鄉人則又以爲難啟

其兩弟一舉人一進士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他姓之成就者尤多家無厚積隨地利所入即分給窮乏邑人賴以舉火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而他非所及也儀度則風流藴藉雅致安閑禮節不拘而笑談有韻坐如止水之無波行若輕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詞曲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自罷壽後始然而前此向不為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彈則稍大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下數十人

未有能上之者慶曆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修實錄而同罷吏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當路李林甫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齋賈婆婆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爲臺閣忌嫉小人傾陷有志不獲展布毋非命運使然乎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過康對山坐談即許以國士當夜作一正宮長套詞與之傳播長安以及鄠縣而張太微胡蒙溪又交口稱譽以爲自來會晤過客無如予者康

又相約事竣遊武功以及鄠杜見渼陂翁翁聞之朝
暮北望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訝以爲從
天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相
評定半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凡五六夜而賡和之
作約有一小册將速相愛諸公同遊南山以西如嵯
峨九嵕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普緣諸寺遍歷說經臺
化羊宮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受吾杖屨而各表以
詩翁予辭以病體不勝也再一日灑淚相別在長安
與對山衆士夫盤桓二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
遂開之同對山遣僕相視扶病抵家久而後愈愈即

有　書寬二翁之心予初碌碌賴二翁稱揚有名鄉
作亦賴之得進華爲之作傳如拙工豈能彷彿天仙
之形容哉翁後喪明而求文者日踵其門祗憑腹稿
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其爲予作賨劒記後敘年已
八十二矣而文思尚如湧泉乃于辛亥某月日病卒
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觀其雄文宜不
止此葬即某年某月日九老菴祖塋之側妻趙氏繼
張氏俱封贈孺人子二長瀛由舉人歷順天府通判
卒于官次渭女一適對山子栗孫二艮木山木所著
有渼陂集渼陂續集王氏族譜鄠縣志遊春記碧山

集府碧山續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者尚多
也

翰林院檢討玉菴梁公紹儒墓誌銘

于慎行

梁氏其先關中人也唐末諱惟忠者爲天平節度判官因北東平家焉至宋顯周父子相繼狀元及第適爲宰相其他咸至大官　國朝有諱安者爲廣平知府知府生覬以監察御史出爲陝西按察副使副使生毅以正德辛未進士爲吏部考功主事仕至德王長史元配孔氏衍聖公弘緒女也長史有九丈夫子孔出者六焉而公爲仲公自兒時天資穎悟銳志文史其爲舉子業皆取裁古文選詞華高倫諸爲舉子

業者咸遜弗若也舉嘉靖丁酉省試第辛丑進士選爲庶吉士名益大起尋授翰林院檢討公貌故偉麗曰晳重顧眉目如刻畫嘗奉使會藩宗室吏民聚觀如堵相顧嘖嘖　九廟告成覃恩近臣長史公進階奉政大夫册孔封太宜人明年同修大明會典又召入禁中教習小內使書庚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取士唐公汝楫上擢爲第一其時公爲檢討且九年九年者法擢二等寖貴顯矣而言者以他事中公有詔補外公迺仰天歎曰已乎十年名第不遂當漁獵澤中長與世絕安能折腰亡　帶俯仰長吏前使制其文墨

乎則爲書謝上曰臣有母老矣今臣不幸詿𠃊詿不
願補吏願以故官休矣　上憐而許之公天性最孝
自其爲諸生時居長史之喪哀毁踰禮至是奉大宜
人家居供養甚設侍疾衣不解帶爲里人所稱梁氏
故以閥第豪郡中羣從子弟皆任俠文雅車服雍容
甚都公建家廟四時蒸嘗申以約束子弟皆遵其敎
又買田一區爲宗戚葬地人又以此多公公旣阨于
仕進邑邑無聊迺杜門不出多買千金佳麗鳴琴鼓
竽飲醇歡樂爲驩酒後耳熱嘯曰嗟乎人生如隙駒
貴行樂耳彼驅馳長安陌上郎丹朱其轂何爲嗟嗟

其志悲矣公既洽覽羣籍雅思自見於世上下今古多所考著故善岐黃言註上古醫經風角等書又嘗爲東平郡志及諸詩文甚富皆藏於家爲人廓達不可豪宕有氣與人一見出肺腑不爲藩岸其天性局度如是以善攝生故年五六十顏如童子見者謂即百歲不啻也乃一夕奄忽而逝惜哉得年六十有五

翰林柴欽傳

劉球

柴廣敬諱欽會稽餘姚人祖用中父伯玉皆早世母陶氏踵其姑跡力守節以不隕柴氏家聲廣敬九歲孤然得所仰給以就師問業不隊志於他技雜巧者母之力也年十二三時爲詩文往往有長成人調度鄉前進器重之皆謂伯玉有子柴氏將復振矣尋入邑學爲弟子員學友見其端重無戲態與辨疑義又能言人所未言皆自喜以爲交得人永樂癸未捧鄉書明年上春官第進士時 太宗文皇帝初御極拳拳於作興儒術文士選進士中穎異之尤者二十八

趙撝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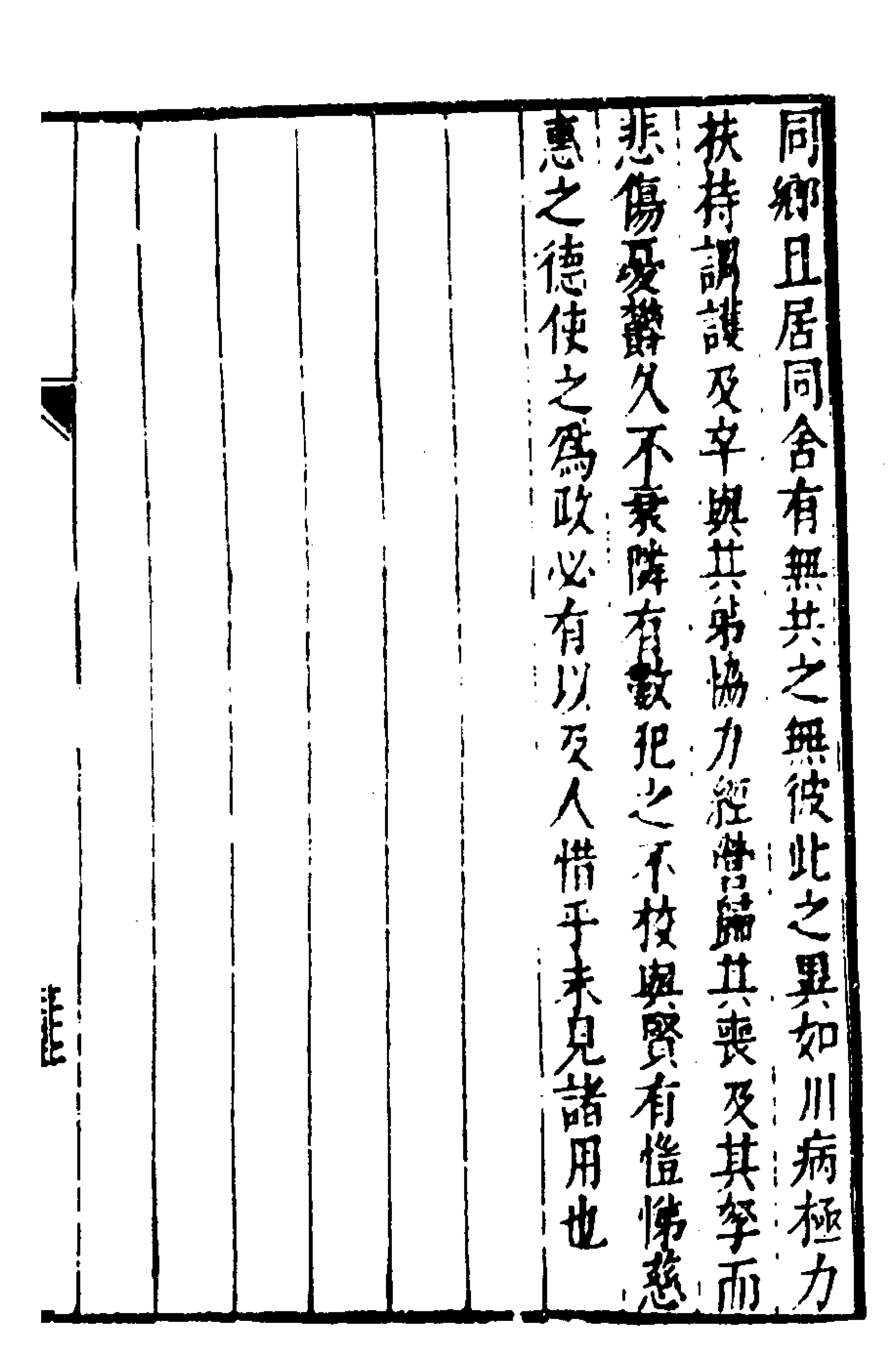
人象天之列宿使為庶吉士翰林欲其盡讀天下書必如古聞人之能以文名當世廣敬在列益感激奮勵務進其學窮日夜而書不絶聲累積之厚故施諸文也質而華汪洋而沉著不蹈襲陳腐而駸駸欲追古人轍跡尤善為賦每出一篇輒玩味人口會朝廷纂修大典徵天下遺書備採擷廣敬進言其師國學典籍趙撝謙訂聲音文字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既至京師與纂修職分修禮樂音韻書日進退館閣勞心思於考索編著縉紳皆閔其勤甚其平生刻苦清勵出於天性然也卒以劬悴致疾殁沒

時年三十六京師士大夫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

翰林庶吉士曾君與賢志銘　　楊士奇

吾友曾君與賢自吾布衣時與之好後同在翰林五年往還意益厚其没三十年矣墓未有銘其子訥踵門拜曰先子之銘文企竹久矣𠁅按訥所述世家序而銘之序曰公之先居金陵唐末𥝠朴者生三子其季疑構當五代之亂來徙泰和其後子孫之盛累累有科名十四世至如驥登宋淳祐十年第累官寶慶府通判兵亂死節贈數文閣待制謚忠愍生昌端昌端生以立以立生𢍆述皆儒業教授里中子述娶劉生二子長與明次與賢也與賢自幼淳厚端謹從學

蕭尚仁先生父子之門治書經邑大夫簡充學弟子
員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
典寅出西歸恭勤職務時四方博聞宿學多在咸重
與賢而期其遠凡大也書未進以疾卒於官戊子歲
三月十五日云享年四十有一京師薦紳大夫咸悼
惜之與賢儀觀豐偉面潔白如玉氣宇溫裕坦夷家
居篤孝友之行初雖出爲贅婿飲食衣服所以佐其
兄奉養皆備已而還侍下朝夕益盡愛敬及仕得祿
一味之甘必先奉親然後及巳兄弟相親愛不間如
一體處朋友以誠有急必赴同學湯如川既仕同年



同鄉且居同舍有無共之無彼此之異如川病極力扶持調護及卒與其弟協力經營歸其喪及其孥而悲傷憂鬱久不衰降有數犯之不校與賢有愷悌慈惠之德使之爲政必有以及人惜乎未見諸用也

翰林院庶吉士湯如川流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翰林院庶吉士湯流如川歿於京師其友曾與賢爲治喪斂已士奇將述其生平爲墓中之銘以授其弟如塤使歸葬焉屬隣舍夜災延燎如川舍及棺如塤拾其遺骨而歸嗚呼如川何以得此哉其生平所爲宜備諸福乃四十以卒而又遭身後之災造物者於如川何如也世世之不爲如川者或至於期頤即不至亦不見其身後如此造物者之意何如哉如川世家泰和之甘溪曾祖某祖某父均

義母李氏如川溫雅易直事父母及撫諸弟皆能悅其意處朋友必引之於道臨事務當大體不樂苟未以詩經領鄉薦明年登第賜進士出身近臣聞其材行請於　上望以爲給事中會　上作新儒術以風勵天下乃擇進士英敏者得二十八人盡出秘書俾進學於文淵閣期之於古人如川在焉如川懼無以稱上意蚤夜勉勉不息而學益進明年季弟如篪來省得疾卒如川哭之數日亦得疾以卒朝之士君子知如川者相與嗟歎嗚呼如川者豈可復得哉其仁可以導物其　公可以持法秋守可以勵俗通練可

以集亊可謂才德兼有者矣余生先如川一年交之
最厚而就深也來京師相聚前再歲方資之爲斷豈
謂一一旦遽失吾益友哉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墓誌銘　　楊士奇

孟潔陳氏諱廉以字行其先避五代之亂繇金陵徙泰和詩書科第承續之盛甲他族孟潔幼時穎敏過人讀書日千餘言通其大義十二治詩經下筆為文章粲然有聲譽於先生長者其事親能適其心未嘗得一錢以入私室叉孔碩公從子孟省有怨家欲報孟省孟省已卒則構誣詞嫁禍孔碩公孟潔憤曰無父焉用我為伏訴　闕下孔碩公得白不陷於誣孔碩公沒撫育弟妹甚厚宗戚故舊有急趨赴之恒恐不及平生為人排難解紛不可數計而不為勞磊落

發達喜交際四方賢士大夫過秦和者必造其廬傾倒而後去永樂乙酉以國子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禮部擢第二甲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爲校正官性嗜酒雖紛冗不廢嘗曰王猷愛竹豈比我哉竟坐是致疾疾革壺觴猶在牀榻間卒年四十有五

陳孟京墓誌銘 庶吉士

楊士奇

孟京諱昌姓陳氏以字行登永樂四年進士第授翰林庶吉士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官陳故泰和著姓家五代有諱驊者始有金陵來徙至孟京凡若干世自宋建炎中有諱千齡者始登進士第至孟京凡十有四人其他選鄉貢舉明經才行不可勝數載郡縣志與其家乘甚悉孟京少孤貧甚嗜學旦暮自任負以養其祖與其母手一卷未嘗釋也遇明儒碩師輒挾所業往請益弱冠稍出教授愈自刻勵口誦手錄寒暑晝夜不廢一時朋儕强記多識者不能及也永

樂元年中江西鄉試四年會試禮部中前列廷試在
第二甲初族兄士啟永樂二年試中第二甲賜進士
出身授翰林庶吉士至是孟京與從兄孟潔皆賜進
士出身皆授此官陳氏兄弟之盛人以為榮時　朝
廷廣召文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孟京與編校晨入
暁出未嘗以私廢其博達明審老師宿儒多讓之性
孝友家素貧幸仕得祿而薄甘旨未嘗充其母甚樂
也愛其弟恒約已以裕之卒之時家徒四壁顧其妻
曰汝生常道勿戚戚身後事[illegible]在諸兄汝惟善視兩
兒不可令斷絕讀書種子耳不一言及他事嗚呼此

亦可以觀其志矣卒時年三十有六曾祖圭一　妣倪
氏祖以靜妣曾氏考孔武母蕭氏娶劉子男二中九
歲玄斗七歲女一　既卒士敏孟潔爲治棺殮買舟還
其喪與其妻子先宜人以靜先生之子余其外兄故
爲述平生大槩爲墓銘使歸葬焉銘曰力學植身屢
空弗知始達而暢曾不幾時嗟呼孟京遽止於斯行
邈崎嶇而難平夷嗟呼孟京匪命之罹

翰林庶吉士胥君春齡墓志　　梁潛

於乎士大夫世家之後能統承先[illegible]以致顯榮昌大以耀乎世者幾人也而吾友春齡抱豐厚穎敏之資壯年取科第入翰林爲庶吉士行有以致其顯榮昌大矣而仕不酬其志材不施諸所遇[illegible]殞謝其爲痛何如也先是有湯君如川者亦良友也吾哭之痛既一月春齡又卒惟二人出自鄉校皆有賢行其歿也皆不得年又皆有父母有子方提孩湯君歿未幾其居火并及其柩春齡幸一僮奴扶其櫬還家聞者莫不悲痛此二人者予方欲爲文以悼其不幸而春齡

之弟來京師哭其兄乃狀其行以求銘於予吾尚忍銘春齡也哉春齡姓曾氏其先世有諱延度者仕唐爲光州團練使由金陵徙泰和自是爲泰和人宋熙寧中有兄弟同登第者曰安强安止安強爲御史甚有聲自安强數世至傳道元天曆間兩以易中鄉試其弟耕道亦以易舉爲瑞金儒學教諭晰道生九韶先生國朝初爲沔陽黄蓬湖官子伯高皆博學篤行伯高即春齡尊人也九韶先生既謝事歸教授于鄉春齡兄弟皆受經孝友循循然鄉之子弟鮮有過之者先生沒幾載是爲永樂乙酉二人遂同舉于鄉人

莫不謂曾氏兄弟紹迹其祖無忝也及當上春官時
鶴齡以疾留于家春齡登永樂四年進士旣入禁林
同預修書朝夕往還方期相與于永久也曾未數月
遽膺疾而至此享年纔三十有三於乎彼澆漓而儉
詭者其天遐也固宜曾謂此淳龎而碩茂者乃亦然
耶然春齡沒數月　皇上命勒進士碑于太學門外
春齡預有名焉夫碑所以垂久也况進士有碑人皆
欲指覩其姓名問其鄉邑以知其賢與否則春齡雖
沒預有榮耀不泯矣彼修短之數繫乎造化者一時
之得失又何足深較哉雖其二親能有子如此皆可

不慽矣

翰林庶吉士宋子魁墓誌銘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翰林庶吉士宋子魁卒於北京年三十有六其素所交游皆嗟傷悼惜之不已其始病也余與錢檢討習禮往問之醫者從傍側耳語余曰即三日或五日瘥矣豈謂更數日竟以不起子魁爲人溫然與人交能輸之善卒有緩急可望而所爲悼惜之者明於世務達於理道有慈厚愛物之意甚可用而未竟也今已矣於是其從兄吏部主事子璪既殯之下明門之外遂出翰林編修尹鳳岐所狀事行泣謂今日吾弟不幸不得少見於時其事

使無聞於後乎願得一言他日歸葬於家也納之墓
中按狀朱之先自廣平徙新淦後徙吉水至榮甫又
徙廬陵榮甫生長卿長卿生彬之其曾祖也祖成貴
復居吉水父若宗母張氏子魁諱魁生而秀異嘗
兒稍長穎敏好學讀書或忘寢食日益有造詣選邑
縣學生下筆為經義論策率羣輩多譏之永樂九年中
江西鄉試十三年陳循榜登第爲行在翰林庶吉士
太學益進預修性理大全等書書成受　賜賚明年
扈從還南京十九年春奉　詔送秘閣書籍至北京
無幾得病未病往謁祭酒胡公座客有察人氣色以

決休咎者特戚焉於子魁未旬浹而卒卒數日尻爲
庶吉士者恐遂吏部授官而子魁不及見矣子魁卒
時父母老妻子皆不在側病而扶持之斂而殯葬之
其子璟也

庶吉士劉公實傳

劉定之

君諱實字嘉秀姓劉氏吉郡屬邑安成人安成在漢屬長沙國景帝子定王發國長沙分封其子禮侯安成傳三世失侯自是以後史無所徵然至今安成劉往往祖侯其家譜亦屢絕不屬猶云爾者承其先祖父所云也君居安成東竹江祖尚賢與須溪劉會孟為友有詩相唱和會孟元初中老儒也父伯武國朝初用薦起家後以君故贈順天府治中母贈宜人高氏君弱冠爲邑庠生從故翰林周學士功敘學書經用以舉進士時　宣宗皇帝方隆儒術合前科丁未

公之科第士類甚矣

是科庚戌後科癸丑進士共選得二十八人比列宿數學文於翰林以先朝選士亦嘗若是然後得其用故也其號爲庶吉士賜詩以勉其成君俱焉　今天子登極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旱歲逋不能完民或鬻子女以足數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行諸邑督賦至浦江其丞王韶君鄉友也具盤饌疊蔬請館餼君君謝弗納坐郡署治公務有間輒探架間經史閱視事至乃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爲改郡中顏孝子宗澤呂東萊祠墓汲汲修葺鄭義門合爨世久漸不能自以　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

言得免役南京鄉闈較文給帷幕余禱遂以爲贐舊
常然也君却還之丁卅愛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
府治中民饋生鵞不受委而去之君縱之門外景泰
中召修宋元史於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
所修不合已意笑聲徹闕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
稿示君書未成君以官滿擢知南雄府府爲江廣要
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橐推其餘以待過客
亦無或觖望君至存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九齡
大庾嶺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
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

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列左右郡僚庭參畢趍出獨留君詰以謾巳共苛辱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入為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為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書兼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糲欲為 國家愛養所部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而以病卒治喪于其所授業同邑士

翰林張檢討振烈寓舍季子于心在焉長子敎仕爲
武昌訓導君卒年六十有六贊曰予聞安成大夫士
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跳起于燃燈
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謂篤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
吏范丹塵甑者何相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
是律己可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欲與己不齟齬豈
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爲
幸已多矣

翰林庶吉士王鑑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元年三月　上臨軒策士士奇與今少保江陵楊公皆讀卷官　上親擢周旋等三名第一甲第四名王鑑第二甲之首既退楊公爲余言鑑所對策其篇末之獻磊落精切識高而義正才廣而詞暢將來有爲之士也余渙然之旋三人既受官有　旨命大臣選進士如永樂甲申故事進學于翰林得十有四人而鑑居首悉以爲庶吉士鑑等仰體德意咸克自奮時重風憲之選命廷臣舉監察御史楊公與余意在鑑屬有令不得舉初仕者然吾兩人所期望鑑遠

且大弃止御史也一旦余聞其病亟屬所厚者書來
[illegible]墓不數日竟卒爲之傷悼不已又屬所厚者[illegible]
治喪斂且許銘其葬於是其友給事中劉盆述家世
事行來趣銘王氏吉水金塘里故家世修仁厚曾祖
所安祖子完父嘉琦蘘尚詩禮不慕仕進母某氏鍾
字欽正自少端正秀穎篤孝友之行而嗜同學不類
督勵朝夕自進其功宣德壬子以書經選江西鄉貢
第一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宣廟意有遺
才在副榜命廷臣即文淵閣覆試之得二十有四人
賜冠帶給校官祿令進學國子監而鍇預焉後三年

鑑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爲庶吉士爲人簡靜端潔溫恭坦夷論事悉中理所蹈必由於義其中泊然居京師數年未嘗一濡足勢要之門公退閉戶閱書以求古人之心間爲詩文自適所與往還皆詩書行義之士其將易簀也獨以親老不獲終養自慟蓋考其志與行宜祿宜壽宜顯用豈謂遽止於斯乎故其卒也衆皆悼惜之卒年三十有六

庶吉士鄒公智別傳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拾薪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討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爲庶吉士弘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謫御

辭疾不判案

州劉槩御史湯鼎妄言朝政嫉智　幷疏其名下錦
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
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
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
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
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備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
部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是年左遷廣東石城千
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
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
縣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為人多從之遊者與白

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
道順德同年進士吴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邑民
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飮遊
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
廷舉賓之還柩于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
慨無阿比之習 孝宗即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
侍班糾儀湯鼐胥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
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過事
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
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敘盛時故事此太平

機會也及王恕徵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皆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

庶吉士鼎東吳傳

鼎東吳字叔泰翰林檢討璟次子也幼負奇質弱冠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櫟舩翰雅道秦漢語恥與俗軌軒輊尤善楊古書法每自心得偶臨作趙松雪書以散置散卷中明者莫能辨也在館中相劘切必曰強學愼行宰相以下折節與交比之黃叔度云咸以爲卿輔不足爲而得年二十三耳當甲寅上書移疾歸遂以其年冬困篤檢討君大慟哭曰兒至性孝友不妄言笑卓然有當世志嘗覩時事非是爲之憤悒不食者竟日尋其端萌知其末緒斯非純

碩而可以詒遠者耶手錄其遺文總四卷墨蹟一卷名之曰識痛錄嗟乎吳以天年早終使大業不究然宗族稱孝鄉黨歸仁斯其大節可覩士有闇然之德見述於世者豈不行事哉

典籍孫蕡傳

孫蕡者平步人也字仲衍性敏警表儀秀偉於書無所不窺詩文多不屬草援筆而就初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駸駸乎魏晉矣少負節槩不妄交農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云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眞保有南海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至蕡爲眞作書請降永忠不殺一人而南海晏然蕡之力也永忠尋徵蕡典郡庠三年庚戌始　詔天下設科取士蕡舉于鄉授工部織染局使主簿虹縣時經兵燹室十九空勞來安輯一載典籍翰林學士宋濂樂韶鳳承

旨詹同甚重之日侍　上奏對便給容貌飄灑濂輩皆自以爲莫及也八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于四川居翰林三載力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逮繫輸左校築牆望都門謳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　召至陳詩語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十五年召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蕡迎居家塾是年竟罹黨禍長歌就刑天下寃之門人黎貞時亦在戍收其骸葬于安山蕡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濂所序

沒諸書散逸惟黎貞所編詩文行于世李承箕曰嗚呼死生榮辱當得不得不得則得之自古及今豈少也賁死何惜哉傳者論賁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賁書散逸無可考意其風采似彌衡而器量或過之與

翰林院典籍聶器之傳　黃佐

聶鉉字器之江西清江人洪武庚戌舉於鄉辛亥二月壬中會試中式是時　車駕將幸臨濠癸酉郎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鉉在三甲即日謝恩越　東宮聽注寫職名爲允稱進而分拈之鉉得廣宗縣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爲劇對曰邇歲旱蝗食之役繁此爲劇鉉嘆曰民病而不上聞非所以事君也即奏之於朝　上遣使視災傷悉蠲其稅民大悦秩滿入　覲上洪武聖德詩南京取授翰林院待制以老疾辭不許改國子助教將功

臣子弟多在班列鉉雍容誘導使就繩檢尋遷翰林
籍十三年四月以老疾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得
國學知名之士甚衆　上大悅將復用之鉉固辭召
所欲以年齡益高求便地乃授廬陵縣學教諭終
其身有文集行世

翰林院典籍王恭傳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也環門皆山而恭家故貧則爲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爲詩援筆纚纚千言立就　文皇帝四年有司以儒士薦强起至京師年六十餘老矣　勅修永樂大典同郡王偁爲翰林院檢討同纂修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爲矣居三年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曰鳳臺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縉

稱其布衣蕭然不恭寵榮強之而起朝陽鳳鳴此足以概恭

華亭逸人墓誌銘　　羅玘

翁初用薦起官序班先余在館者八年已褒然老成能導余陞降陛所判識掖闕觀闕名額指目班行譙某陞殺疏數其所宜施余薦之閒以爲言輒歷頫曰吾先南城也且今相距幾何而乃自爲異邪居既久備見大老皆耆年劬勤諸藩國　冊制外大蠻夷詔命將帥行師　璽書除拜封章代言檢就則以下之看詳彭文憲公每呼曰吳序班以爲何如對曰得則公曰以是須出或從視之曰吳序班手書乎欣欣須之而已餘　文莊大[illegible]宋元資治通鑑公必引以

自助及修　憲宗實錄丘文莊公書得之日引之與
語如彭公錄成遷翰林院典籍書謂玘日天順初嘗
有官此者舞其柄以窘府部府部幕司至不能一朝居府
部尊公出怨言懲是願用類墮者至今若尸肯然尊
迷弛今吾所厰中存體要耳既而幕司果羣聚驚詫
公推當遣咸以爲爰居數月覺無苦又咸以爲喜
文淵閣藏書數萬卷標目亦數帙或問之矢口無遺
如注先是館僚一人假考訂私丐史冊擬竄易其先
世之穢未成覺之報甚銜之次骨則誣謫閒於炎者
曰與籍爲鑰在其手恣取已好入其室左右希合左

騐之乃乘任告諷吏部貶爲義烏主簿而丐史者遂
栩栩快其志戯泣曰不知也玘又曰弘治初致　郊
齋聋廢咸集院余二人入夜語於與時張宮保言事
忤仇黜南部語次及而寃之不虞張仇遍置偵偵白
仇仇怒遂起大獄意置二人金幸脫而而翁亦乃困
至是今已矣悲哉逸人名孜字景賢工六書古近體
詩天下人能知之其所自立亦可曰天下人知之乎
其身則仕而其性則逸也否則惡止於是哉而亦惡
取斯用哉古士有易名如曰逸人庶幾來世有考
銘曰　吾惡乎悲逸人乎人之大賢與誰不已與而

誰賜爲之所人之不賢與賢乎賢自取而誰非己忤其命也與噫夫如是而能不失其故吾又奚悲之而銘其墓

漫士高先生棅墓志典籍

林誌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三十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廷禮卒于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先生博學能文尤雄於詩雜談笑奮筆而精思力摹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回悟以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鳴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矣終于戊官周頊行貢員外郎先生與皆山並以

詩選　今上初二文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爲待詔九年始歷典籍平生賦詠流傳海內有鶴目簡堂集曰木天清氣集毋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拾遺正聲三種凡百餘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饌歲常優于祿入神瑩氣融襟懷高曠善飲酒喜談諧與人無貸恩新故藹然如一素強無病晚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

懽夜分乃寐且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駒清才不羈早世諡皎白居士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謹年五十七方貴未幾而母殁娶陳氏生三子曰熊曰熬曰然先生諱棣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菰高氏祀復無子取猶子隆爲後遂從高姓是爲先生之祖也

翰林院待詔滕公用亨傳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後避諱更今名長洲人尚書德懋從子少從德懋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辯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其篆隸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　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以獻又獻禎符三詩稱　旨授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時篆隸書稱用亨及長樂陳登然筆意清古不及用亨也用亨尤善鑒古器物書畫嘗侍　上閱書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亨獨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

王倪名

典籍吳鵬傳

吳鵬字欽佩霍山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濉縣知縣公風韻古雅脫屣塵凡不喜對簿書爲俗吏謝令改濠州教授談道爲樂有春風沂水之況擢國子監丞進禮部主事以盛名取直內閣兼翰林典籍內艱歸甚孝恭禮服闋游泳濳臺勝境踰南嶽孤峯俯瞰煙海不復有宦況矣或勸之出遂棄官符性眞率鄉人愛之即若華下室亦可招延居第蕭然爲文沖澹流也有內謝風援筆立成灑翰尤遒勁有法卒於家

文先生徵明傳 傳部

王世貞

余讀太史公敘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乎哉詘者少其取詘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馬相如柳何其詳盡衆志也范詹事爲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助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畯婦孺爲夷至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要聞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謂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先生能獨展藝愷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

霈雨霽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絶百卉蓁蓁所重也
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
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爲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
都元帥佩金虎符塡武昌次子定聰爲散騎舍人定
聰次子惠爲吳贅遂爲吳人惠子洪爲淶水教諭教
諭子溫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稚八九歲
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
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韓穎與挺發日記數百
千言嘗從溫州公官於滁以文贄莊泉郎中莊公謙
而奇之爲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

學而謙上達因絶口不名莊氏學歸爲邑諸生文日
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爲廢食挾醫而
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絶久之乃蘇郡寮合醵百
金爲溫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
以生汁逝者其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先生爲能
子因修故郤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
乃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
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成
自愧歎以爲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
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

延安鳳其人咸骄沈自喜於曹偶亡所讓[illegible]
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illegible]
會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十也念先生會
肅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
夕體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
生佯爲不悟者曰雨曾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
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
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
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
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先生生業益精名日益重事

以爲投待詔

庶人者浮爲縣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令天下長者朱邸席虛左而待若不能致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致於是尚書李公充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稱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爲幸大司寇林公俊先重之間日輒爲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爲待詔可三年修　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御

帶所以餽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illegible]
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遂趣帶肯往再上疏乞[illegible]
又不報亟相張公者滁州公所取士也用議屬貴
鳳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名入先生見衛
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邪而後見我
先生毅然曰先君子素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
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
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愧見生幸寬我
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主
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先生爲翰林重朝論

逃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弟爲貧窶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戲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金寶錯他珍貨直數百鎰費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求先生耳直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

則爲畀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遍海內外往往眞不能當價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剽浮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爲詩緣情而發彩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陝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嶽扺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閒八分入鍾太尉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

祥王太學龐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侍時過從談推挑文品水石記考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蔡甚内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疵色足無狹邪屐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已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為異代人而推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

爲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擱筆而逝儵然若蛻者蓋
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
若干卷有　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爲國子博
士嘉爲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　王世
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
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
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
盖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宗恭肅公希周並稱
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
可思矣余儕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

盡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適大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事

侍書宋懌

宋懌字子夷浙江金華人濂之孫中書舍人璲之子也濂以孫愼累舉室徙䕫州璲亦死家難璲書甚工當時稱爲國朝羲獻懌奉母讁居思紹父學勤苦特甚蜀獻王憫之時賜粟帛由是得專其學建文君念濂爲 皇考舊學之臣召懌還以爲翰林侍書懌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草朝聞而濂門人有聲者同郡樓璉浙江郊揩云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司經局正字贈工部
尚書賓山張公墓誌銘　徐階

嘉靖庚子七月十四日禮部左侍郎兼司經局正字
賓山張公喪其配歐淑人後五年乙巳以葬祭請詔
如故事又二年丁未十月三日公卒其子太學生守
經又以葬祭請詔又如故事既又念公侍從久特贈
工部尚書於是守經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啓淑人壙
葬公而以公治命請予銘泉公始來京師實從故詹
事文裕陸公於國子予時爲史官識公最先迄今二
十年公既起布衣位卿佐而其恭謙儉素之節乃不

異往時基觀於其處朋友而知其遇於上者不專以
書也遂按御書東川顧君狀爲誌而銘之公張姓諱
弼字文光賓山號也高祖以信當元之季自華亭徙
居上海傳子中善孫森曾孫惇連三世種德不仕而
始發於公公年十三則能爲文稍長以疾棄去學書
于文裕文裕於古名家號能通其秘然以語人率莫
能知公獨日有得其筆法宗李北海而規模沈氏故
其書首爲少師遂菴楊公桂州夏公所稱而尤受知
於上夏公之爲宗伯嘗以一 上所製大明集禮序屬
公書 上一見嘉之繼爲夏公書冠服圖小楷賜白

金若干遂以第一人薦入史館　國家於士能書者
旣拔其尤置內閣東西房而文華武英亦多以選入
直公於時進最後又未有官然　上則知公皇史宬
之特命公書扁懸之諸先輩亦自愧嘆以爲不能及
詔賜金幣授鴻臚寺序班歷中書舍人尚寶司丞太
僕少卿太常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使遷工部右
侍郎禮部左侍郎兼官如初其書在　朝廷有太廟
額仁壽永禧宮額金殿額　睿宗獻皇帝銘旌及
慈孝獻皇后神主恭上皇天冊表　皇天上帝玉冊
九廟神位聖諭字式御製碑文寶軸九廟災詔平邊

吉祖文戊戌科進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須諸海宇而世所傳消搭帖猶其細也　皇天上帝玉冊且上公適在告　上留以俟者月餘遣使齎詔予假三月及期促就道者再蓋　上受公書凡大制作不出公手不足以當意故公侍　上月親而　上眷公亦日厚其荷任使　駕幸承天命護行景祚殿奉慰仁壽宮賜拜永禧宮進香則命與輔臣與入禁苑之遊燈火之宴則命公與汎舟金海則命入龍舟錄御製東嶽廟祷祈則命行禮至永明殿代拜直舉元老名碩之事委公而諸學士乃有不得遣者其被恩數寶訓

實錄成則安訖身殿毋卒則賜祭葬賜駝驛以歸內殿訖工則蔭子一人考績則蔭子一人孫卒又以蔭其次孫旼給三代誥命則推及其前毋疾病則敦次賜藥諭內閣時上寢食狀迨於既殁而念之者猶不衰其受齊予賜御製詩賜勤慎字平安字賜道德經斗毋像賜茶賜凈羊及上尊賜銀瓢繡袋者各一賜曆者六賜表白雲鴈麒麟飛魚賜金自十兩至五十兩賜幣自一表裏至四表裏者凡三十有七賜祭品胸臨者二賜御前品物者五賜嘉靖錢鈔者三賜加衣丹生脉散香需煎者四而端午除夕諸節物之以

慶賜服玩用器之以時賜酒餼之以日賜者至不可殫數嗚呼自古以來賢人君子以文章德業自砥礪者衆矣乃其名位或不顯于朝廷幸顯矣其於人主或不得一被晉接拜獻衣餘食之惠而公所遭際如此豈非所謂千載一時哉公生弘治丁巳十二月廿四日享年五十有一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鶴坡朱公奎神道碑

林瀚

公諱奎字文徵姓朱氏號鶴坡世爲松江華亭人祖諱孟仁贈太僕寺卿考諱孔暘仕至順天府丞卒贈太僕寺卿府丞公當永樂宣德正統中以楷書擅名一時公幼侍左右遂默悟筆法而得于心年十二以奇童奉詔入內館讀書翰林諸公授春秋經而發思大肯皆明了于胸中甫弱冠進游國學景泰紀元庚午拜中書舍人天順癸未轉尚寶司丞成化丁亥進秩正卿然秩滿日陞而忌者趣陰擠之遂兩外調爲

廣東副提舉爲保寧府同知公殊不芥蔕于懷但竭心民事盡其分所當爲而已用是政聲烨然聞于京師

憲宗皇帝思公近侍舊勞名還復官仍直文華殿恩寵視昔有加焉壬寅擢太僕寺卿三載秩滿荷賜二代命誥士林榮之丙午進大理寺卿給從二品祿明年丁未 今上嗣統公乃以衰邁謝事留居京邸逮今踰十載矣公平生孝友篤至處家庭内外舉得其宜器度軒昂心性倜儻飄然出塵凡遇賓朋過從輒觴詠或手談終日不倦自少壯至老未始有異所著詩文積成巨帙藏于家而詞藻清俊殆類其爲人[illegible]

太常寺卿夏文衡傳

太常寺卿夏衡字以平松江府華亭縣人幼補郡庠生永樂中學士沈度以善楷書薦授中書舍人內閣書辦累官至太常卿　太宗北征　宣宗討武定州皆扈從嘗病瞖　上得瓊玉膏可愈語聞　英宗命以賜衡天順初　英宗復位吏部以朝臣名上閱及衡名曰此宮史朕賜瓊玉膏者耶衡涖事內閣最久謙厚縝密未嘗泄禁中語一時同事者多假內閣勢張皇於外有所干求衡廉靜寡欲公退閉門獨坐泊如也天順八年卒年七十有三訃聞循例遣官諭祭

命有司營葬事

榮祿大夫太常寺卿錢塘林公章墓誌

李東陽

內閣置中書舍人領制誥勑册寶奏疏封草書篆之事地清職秘其貴者乃至三品顧不恒得若林公以成累官太僕寺卿加正二品祿進階資善大夫致仕會今天子登極恭上兩宮尊號恩再進階從一品爲榮祿大夫蓋歷事四朝五十餘年年八十有一而卒遭際之盛僅一時再見而已公諱章以成字也世爲杭之錢塘人曾祖居義以上皆不顯祖仲英考森晉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鍾氏母張氏

贈封淑人公幼而敏悟藩司以大書薦於朝景泰初
授中書舍人遂直內閣遷禮部儀制員外郎天順初
文簿叢脞會有大典禮事出倉猝方稽據故實公預
具籍冊無所　失李文達公殊愛之超遷禮部儀制
郎中成化二年九載秩滿遷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寄
祿順天府朝謁任事皆如故三年預修英廟實錄成
擢太常寺少卿十二年秩再滿進爲卿以父喪服闋
弘治初秩又滿始有加祿之命四年憲廟實錄成時
資勞愈積而限於格例於是祿再加而官不復進中
間若大明一統志續通鑑綱目諸纂述事必預必有

賜金幣楮鏹酒饌及諸時物多至不可數後以母喪
服闋遂上疏請老始有進階之命嚴以二千皆仕就
養居京師累閱歲於是階亦再進衣鶴服玉以歸未
幾而卒素孝謹親疾必籲天請代母老迎養于官每
公暇不去左右友弟睦族急人患難其居官慎重不
泄非疾病未嘗一日不入朝書法遒勁尤精鑒賞博
文習見能道先朝臺閣事歷歷可聽云

明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任公道遜墓誌銘　　吳寛

公諱道遜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鄣人也曾祖觀貴國初長鄉賦輸賦後期謫戍溫州遂爲瑞安人觀貴生傑傑生公穎悟不羣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朝年甫十二耳　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郎文華殿績學供給甚厚未幾命爲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輒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

二品俸凡歷仕四十年供奉勤愼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懇蒙賜致仕而歸益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卒享年八十二公爲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翛然如衲僧興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雲山樵語雲山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既歸貧而能守愈自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

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鄧侯淮重其風節數
遣縣令高賓存問周卹以尊禮之公臨卒無一言及
後事發其篋錢無以爲斂初居京師時與予特相好
屢過予焚香清坐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
訊山川遼絕恨不復一見也及公葬有日乃爲書此
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以爲後世告
爾

資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西橋

劉公鈗墓誌銘

李開先

嘉靖歲己丑余舉進士士凡新進者率求鄉之先達一人以自託焉禮節隆殺諮訪而後行庶幾不失人而卑不失己若交結多者則又謂之鑽刺衆論厭薄之時東方宦遊京師者三十餘人公論獨推西橋劉公因造其廬識焉公不以不肖棄絶荎仕即得敎益弘多余好聯書公曰四十年前亦有此病余好聯章公曰三十年前亦有此病而事今更有同者殆同病相憐矣余好談　朝家故實公曰二十年前亦有此

好然不為病也制度沿革兵火變動每會及之移日竟夜未嘗倦歇余既又窮經學講時務公大喜曰十年來方究心於是窮經致用以經術而飾吏治古之人皆然惜今人學多支漫不從頂顙上做工耳凡漢註宋解合者取之異者置之兼之以遍備河防茶鹽爲政自身心通之務求總貫余蒸蒸焉日有長進而公病歸矣公學業久成特因余之漸變而後語之其功德余者何如也但余好棊而公好酒固兩不入然交相警戒不少假借此則人不及知者越數載余官亦罷竊意余鄉去公家止二百餘里疾馳之騎兼日

可至當拜其庭讀其書問學有格格未融處將以評
問也奈何天不憗遺公遽盍棺矣余既家多疾尚未
走弔會其壻趙巖持翟青石狀來徵志銘焉青石以
文擅場名家久矣狀甚佳頓卽移爲志文奚不可者
況青萊文之藪也何必遠索旁郡耶雖曰公遺言也
嗚呼嗚呼余不以失位爲戚而以歸得會公爲幸公
旣不留寧不滋余之悲而傷知巳之難逢也仕路微
逐今就閒適時取舊書觀之覺有新得譬之戲子罷
場洗去脂粉再一照鏡始見本來面目矣抑又不得
與公辯駁同異余來何暮而公去何太速也自念無

可致交情於一死一生之間者惟志銘可効力焉銘
有遺言蓋不敢以不能文辭志曰公劉氏諱欽字汝
中別號西橋青州壽光縣洋河里人高祖艮佐曾祖
誠隱德弗仕俱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太學士祖昺號松溪注耽書史雖白
手不釋卷而攡辭神翰鎮壓時輩人或勸之用世不
爲答屢徵亦不起受封如高曾祖官父瑚號古直諡
文和第進士累官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歷任四十餘年　廟堂
密勿竭盡忠誠豐功茂實天下　陰受其賜載在國史

八歲授官

不能殫述前母張氏贈一品夫人母馬氏封一品夫人自高祖妣而下俱得贈如兩母云公生而聰穎七歲能默誦詩書兼喻大旨見舍壁所懸文詞一覽輙不忘善識奇古字與客相難無上之者咨咸以神童呼之名聞遠邇成化癸卯　憲廟念文和在東朝講讀功特官一子爲中書舍人文和子六長鈁以蔭授部司務次鉉疾不克任次鐵舉人公行四時甫八歲吏部乃以應命文和具辭懇怛幼子不堪供職　國恩不敢濫叨　憲廟召至文華後殿見公起拜禮如成人問及古今事能朗朗陳說大意又善屬對作詩

聖心嘉愛喜見天顏命卽出拜職恐牙牌傷損以銀
易之嗣後不時召見門殿深邃非人相之未能自行
時楊邃菴先授中書朝引之入尋將之出方欲交友
授徒彈棊酌酒動爲所妨邃老每手之太息曰此童
累我甲午文和致政乞　恩帶公廻籍閒居得肆力
於篇簡年十四五諸經子史殆將遍矣弘治庚戌三
月文和一疾不起公每哭幾頓絕喪葬酌取厚終禮
及文公家禮家禮儀節行之弔者送者靡不韙仰壬
子服闋適當鄉薦公擧業精雅欲辭於就試諸監司
遂擧各郡儒生糊名試之開拆公爲第一諸司悉以

解首屬望急欲奏請助成厥美冢宰尹老方謝政家居與公爲通家屢進而止之曰若子文藝何但援取巍科　恩廕之恩不可孤負例無既登仕版復應科目者竟如言旋返甲寅始赴部除原職時兄鈁爲刑部員外郎姪澄南監察御史公與同居事兄如父視姪如子爲紳咸美之公性不喜華且以門第發身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如戴新烏帽則著敝素袍不則穿隔歲靴同列有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上新則中僧巾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果然衆乃大噱聞之脾以他辭對公亦不延其爲我

喙也然敬之曰甚一日矣雖涉有意作之不已遂成聖賢爵連不以此養德名世耶戊午齋詔南直隸山東壬戌歷倅九年吏部上其考陞大理寺右寺副仍掌中書關中李獻吉汝陽何仲默方與諸善詩者結社遊公亦與焉後識者曰李詩雄放而失之亢何溫雅而失之方公雖才不逮二子然以平實勝而其出不窮均之爲一時之善鳴者也母夫人春秋既高欲援例終養兄弟數人於例不合疏上不得請晝夜憂思致病特蒙　俞旨養病而東奉侍慈闈承顏悅色稍有不愉必具衣冠肅立于旁俟霽解乃敢退正德

改元逆瑾播弄威福凡京官養病不即起部者勒令致仕公本托疾養親遂照例致仕甚喜蕭郡守聞公行誼以禮敦請為鄉飲正賓公曰吾年二十有八以何行而賓於鄉董守曰年甫壯而勇于退行何加焉催使旁午不得已一往後則削迹矣丁卯春母疾忽作公迎醫市藥食寢俱廢及長逝哀慟一如喪文和葬送亦即如文和禮云庚午瑾誅李西涯首薦公才可大用張巡撫繼薦之奉欽依行所司以禮催促就道辛未復任尋陞尚寶司司丞是年楊石齋薦公改管制勅早晚代草務上廣德意下盡人情經國庇民

事關大體者刊落游辭泛語的的王言每進奏稿
上必賞歎倚注日深太夫人葬日東藩冠兵雲擾暫
厝淺土中甲戌比例改葬蒙 恩遣官諭祭開壙與
文和合焉丁丑陞本司卿加四品服色改誥敕房公
素長於辭命制作悉稱 上意錫之誥命其制辭總
美辭云 武宗北狩迴勞內閣諸臣公受賜如數已
卯宸濠平賜斗牛衣一襲銀牌一面庚辰 上駐蹕
通州復詔閣臣賜公飛魚職事衣一襲嘉靖壬午龍
飛改元推選大臣端謹老成舉望素著者數人代祭
天下海嶽川瀆公得分祀東海是歲纂修 武宗實

錄越四載乙酉書成以公有賸校之功陞太常寺少卿加三品服色掌誥如故丁亥言官奏稱文和乃先朝輔臣功業茂著有子如太常職掌制誥垂四十餘年父子久効勤勞比　昌邑太保黃公三原太保王公事例本處建祠祀享俯荷　宸眷特賜文和祠曰昭賢命翰林撰諭祭文略曰三朝元老一代名儒忠裨於國孝表於鄉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甲茲非一門忠誠默通神明上達　聖皇何以致是耶戊子以纂修事忤台臣意公亢辭正色不少隨巽因而請假祭掃實則避而去之耳台臣亦不之計愛其該

洽將欲有所咨藉每遇東人即首問曰劉太常假限將滿何乃不即如京庚寅纂修　恭睿獻皇帝實錄李序菴薦公爲催纂官書成陞俸二級兼翰林院侍書是歲復修大明會典祀儀成典與爲校正官祀儀先成賜表裏二襲花銀二錠辛卯纂修明倫大典亦爲校正官書成賜衣服寶鏹甲午重書　列聖訓錄幷累朝御製文集爲校錄官西樵子告南歸公往候之見命屬吏書繳錄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

此補臣帰鄉係次之

圖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來與與所誦隻字不差樵翁
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且云桂見山去時若有如劉
者告之故其圖亦隨之燬歸矣嗚呼公固善記樵翁
之相度一言之善不遺於此亦可見云乙未九年考
滿陞本寺卿兼官如故復錫之誥命制詞如前美詞
云　聖天子朝陵有御製詩絫句用一康字羣臣和
者明康惟康庶事康哉之外不能更道一辭公獨引
遺塚存康事或問之則曰　成祖疏拓陵地惟留賈
康褚三姓塚焉復歷道其詳幷及創造豫備之法如
當時親見之者扈蹕之臣聞者無不屈伏丙申訓錄

等書成陞一品俸二品服級改兼翰林院五經博士
命下懇辭弗允之以職務叢委精神澌損遂感脾泄
加以下淋於是四五年之内退疏屢上皆蒙　温旨
諭留是歲冬　皇太子生欽點陝西開讀公已註門
籍不出因具疏辭行言者不知謂公托疾違　命遂
不自同籍戊戌九廟成蒙　恩詔致仕同邑康敏趙
公一時俱在林下且爲姻婭旦夕聚會鄉人榮之丁
酉過詔存問知縣楊樊致其辭曰趙公天下之達尊
劉公館閣之俊彥備米帛羊酒以禮加焉庚子舊疾
作經年轉劇至見賓客未嘗有惰容必具冠束帶如

未病時忽一日晨興盥櫛策杖詣昭賢祠焚香悲哀
頓首告全次日乃就正寢卒公累字端重德行行長
學實本於家傳才無忝於甲第始於中書終於卿秩
綸閣近從金紫華階班行日峻寵渥洊加立朝五十
餘年歷官十有一任弘治以來掛事兩房以博知舊
典著者公爲首而蘇州劉參貳焉時謂之二劉若古
稱孝感孝綽云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
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
時暴於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浹旬之久盤播不
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

家他可知矣公能博收約取厚積薄施則其勳業文章兼隆茲美有以哉居鄉井善容讓人有關爭者以利害曉之俗因罷爭寡訟處同氣友于之愛不減君陳親屬貧病不振者無問同宗異姓周給各有等差世之所謂全人者不過有文有行出則致君處則善俗而已若公非其人歟公字書道勁詩文備具衆體有西橋集望洋遺稿承恩應制等編行將刊布於世據狀生於成化丙申卒于嘉靖辛丑得年六十有六

太常寺卿馬公紹榮傳

先生姓馬氏名紹榮字宗勉慕范仲淹之爲人號景范世爲蘇之常熟人父公遜先生生而穎秀初爲周氏子以毛詩登天順壬午科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災不第嘗肆事淞江錢學士溥因主錢氏塾錢公憲廟舊學也　恩遇異重方　英廟篤危人情不寧一日中貴人王某携酒過錢公王與朱奎同侍　東朝皆錢公弟子錢公既儕長人月爲備相當路綱東朝一出必奪已位而三人一　日飲食相聚乃置貨于酒間莫之覺也酒終而難作明日三人詔獄中以

飛語朱奎地甲備楚五毒初貴人之來也錢命先生
主酒先生力辭是時荀側坐刑在先生矣獄久不解
客有自墻外投雙者書曰此公少之也足下如何不
見幾先生私念曰少抄也豈遂籍錢公耶苟有之塾
師不坐講誦自如錢公夫人令人來致詰荅以他故
未幾公得貶爲令南方公在獄妻子不知所爲家人
屐屩擔簦覘先生爲去留一搖足無其家矣時人服
其長者錢公既去乃主陸郎中杲成化元年與周浩
汝訥李應禎吳璠試書中選預修　英廟實錄授中
書舍人其年入內閣十五年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陳情復始得告還蘇弘治元年敢修　憲宗實錄二
年陞山東左參議四年以實錄功陞太常寺少卿初
先生為中書封周氏父母及為員外郎封馬氏父母
為少卿又益封凡三封二姓父母前後夫人所得誥
章十五軸為人勤敏　憲宗朝嘗有急敕夜宣館中
館中人人醉惟先生得奉詔屬筆上殿書麻稱　旨
同官得無究明日諸公皆賦詩賀為官三十年以清
謹聞雖屢遷外階必居　內閣嘗一署尚寶司事未
幾即還與永嘉姜立綱同僚最久孫　能書名姜善
子昂先生善楷書克為一時宗其所少者也立綱以出

身布衣不得齊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益馬君徵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願損一級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姜拜曰吾固不能窺君際也弘治十四年卒于官　上遣禮部主事儲秀營葬蘇州府知府詠祭于家墓在吳縣楞伽山下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南屏潘公辰墓誌銘

楊廷和

太常寺少卿潘君南屏以正德乙卯十二月十九日卒訃聞命禮部諭祭其私第工部治葬事聞者皆與語曰此京朝官之三品以上恩數君以四品未滿考得之葢朝廷優禮儒臣盛德事也其子厚奉恩命泣以告于柩前又屬太僕少卿儲世興具事狀請予銘狀之言信而理予又與君交久且厚不得辭君諱辰字時用南屏別號也本杭之漾沙坑人五季時避亂徙處之青田後分爲景寧又諱流清舉鄉試入太學

嘗著　聖駕臨雍賦爲祭酒李忠文公所重與商文
毅岳蒙泉二公爲同志學者稱爲竹坡先生以君貴
贈翰林院編修母劉氏贈孺人君生七月失父三歲
失母育於外祖母楊幼岐嶷作止不凡稍長從父車
駕郎中鶴溪先生親教之讀書一月五行輒成誦下
筆爲文遠出諸生上凡四試于鄉每以疾弗克終[illegible]
庚子初試文已屬草同號生奕來觀之攬其卷中竊
君不欲白于官因以乞之而出自是不復應試弘治
癸丑府尹珣王給事綸夏給事昂交薦其學行于
朝授翰林院待詔丙辰內閣諸公薦典秘書撰次誥

草壬戌陞典籍尋進五經博士正德己巳南京國子
缺祭酒吏部以蘽城石學士及君薦上以石爲祭酒
而擢君編修且九載具疏乞休内閣諸公上其年勞
特陞太常少卿非常調也累疏辭免優詔慰留踰年
疏又三上堅臥不起始得致其事我 祖宗朝立賢
無方洪武永樂中卿佐巨僚多白布衣薦起如楊文
貞公其尤顯者近世惟吳康齋及君二人康齋未受
職即歸君在官二十七年實錄纂修 孝宗實錄大明
會典精覈明信不愧良史至於應制述作校勘圖籍
廷試執事皆得與焉白金彩幣麒麟緋衣之賜時有

之恩禮殊異比於九卿而君奉職謹畏晨入夜歸未嘗少懈以地切禁近雖隆冬亦不附火自轉典籍後皆未嘗就吏部考課議者以爲不失難進之風爲詩文平正典雅家藏手稿毋慮數百千篇諸草稱是暢揚官守敘述履歷各盡其情得之者往往自慶其所遇與少師文正李公祭酒文肅謝公相知最深其他交游若山海蕭僉事文明上谷李御史士常南海陳徵君公甫輩皆一時聞人車馬過從駢闐委巷通衢聯揚或至忘歸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南屏先生蘇州有估客至京奉贄求見曰某不知學但聞先

生名願一見歸語鄉人耳君未冠即以經學教授抗顏師席不少假借規度凜然退而私覿則詞氣從容如家人父子故人皆敬而愛之教人必先德行凡及門者多登科取顯仕未仕者亦不失爲善士性狷介清苦或有饋遺義不可卻必稱物答之涉於公事雖一介不取振窮卹患惟力是盡買地給㧗以葬者三十餘人里界相望俾其後便於祭掃事多不令人知或有問之亦推讓不自居也未仕時雖不出門庭而朝廷閭巷官府市井人情世故無不周知臨事愼重審而後言爲人謀必盡底裏或屈於勢而奪於力者

必思焉之處其篤於信義又如此

內閣書辦太僕寺少卿姜立綱

內閣書辦太僕寺少卿姜立綱字廷憲浙江瑞安人七歲以能書命爲翰林院秀才天順七年授中書舍人內閣制勅房辦事成化二十一年陞吏部郎中弘治四年陞太僕寺少卿並仍舊辦事十一月七日卒立綱書法爲一時所重而小楷尤精凡進　御諸書及大　制詔多其手錄其卒得　賜葬祭亦特恩也

制勅房辦事光禄寺卿周文通傳

周文通字亨道初起翰林院秀才授鴻臚寺序班制勅房辦事久之改中書舍人弘治癸丑秩滿陞大理右寺副丙辰用薦兼司經局正字歷陞禮部員外郎順天府丞仍兼正字乙丑以　東宫侍從恩陞光禄寺卿任事如故正德巳巳　孝廟實録成劉瑾矯制奪前此修書所加秩降禮部郎中尋復以史勞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寄禄順天以陳乞改太常寺少卿庚午瑾敗復光禄寺卿以憂去而卒時正德十月賜葬祭文通善楷書與姜立綱名相埒而道劲或不逮

守官勤愼父中書舍人璟寢疾十餘年非公出未始
不在側其卒也以執喪過哀論者賢之

仲泉孫先生墀傳

程文德

仲泉越之餘姚人姓孫氏諱墀仕至尚寶司卿稱先生重其行誼也先生之伯氏曰都督公季曰少宰公皆故宗伯忠烈公之子海內稱孫氏三賢云余自爲諸生時獲與先生交每就省試必同舍乃後又同仕于朝者踰二十年余兄事伯仲二公季公視余猶兄也故知先生入官履歷者莫如余詳先生居家行誼者亦莫如余先生偉丰儀饒問學自少敏慧過目千言輒成誦弱冠工爲古文詞然弗事構思伸紙走筆俄頃立就先達見之者咸嘖嘖歎曰倚馬才也爲諸

生初試即居高等優廩餼而取應文詞命意高古左
時尚同儕勸其稍從卑損先生曰文主於氣下筆揮
掃理暢詞達吾意慨矣安能脂韋粉澤求媚主司哉
其英槩如此正德乙卯忠烈公爲都御史巡撫江右
罵賊死先生聞變乃偕伯季各礪刃徒跣赴會
賊平扶櫬歸葬結廬墓側者三年時五色芝生冢上
白兔繞廬靈鄉人皆謂孝感所致忠烈公有子以孝
繼忠而又高才能文章三賢之名大著由此也既終
制猶服墨衰懇辭取應郡邑辟修志籍先生任之督
學憲使萬公潮號知人禮聘先生至會城居萬松書

院集英少就學焉先生爲諸生師而名益起嘉靖己丑詔下選貢之格萬公首以先生應詔偕北上適值纂修祀典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稍遷大理寺正會兩制缺詞員輔臣疏文學優贍者七人先生與焉改尚寶丞所居繙繹文翰之司刻意著作士林雅重嗣三考晉今職加金緋時積資當有超陟而嘿不自白其恬退如此先是辛卯先生兄弟奉其母楊太夫人就祿京邸朝夕承歡靡不竭情先生業已六十餘孫曾滿前而舞綵謳歌出告返面久沸懈先生事伯公敬季公敬事先生相與友愛無間言歲癸丑楊太夫

人棄養伯公以衰年過毁傷先生與季公扶二櫬歸
哀慟額號擗絕肴醴及封立寢廬枕塊如喪忠烈公
時甫終制而毁傷下世矣余聞之曰二兄其死於孝
耶過矣過矣余昔别先生於京邸先生年雖望者而
强盛不啻壯夫乃遽至此蓋先生自己卯之變抱恨
終天客有語及忠烈公事者輒悲愴不任曰吾兄弟
强顏天地所欠一死爲北堂也故登堂奉毋備極歡
娱退處燕居哀憤不置及誦其所爲感寓詞章意慘
語怛令人酸鼻宜其以身殉太夫人也覗昔赴警江
右之時蓋一輒耳其先世自後唐明宗時由睢徙姚

道脉儒風巍科顯仕代代不乏人至忠烈公身植綱常儀刑百世而先生兄弟二賢力敦孝友文武齊名益昌大其門閥先生有丈夫子四人次第同用皆足以世其家學余既知先生雖病廢不文敢負知己故詳爲之傳

宣郎中嗣宗墓志　楊士奇

宣彥初諱嗣宗蘇之嘉定人永樂三年詔郡縣舉楷書士蘇舉彥初既至奏命從中書舍人書誥勅無幾簡從事翰林諸學士皆重之歲餘坐累謫交阯時尚書東萊黃公總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一見彥初知其才任之事深得其助禮遇日厚歷九年始歸復被召入翰林遂授中書舍人又簡文淵閣書內制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既還丁祖母憂洪熙元年驛召至復其職宣德元年扈從東征還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從事文淵閣三十五年皆扈從巡遊　兩朝實錄成

以紹寫勞賜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進本司郎中仍從事文淵閣六年夏彥初得疾醫藥久不効是年十月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二彥初甫三歲祖均德及父母俱歿鞠於祖母葛氏稍長日悲念父母不絕而事祖母甚孝祖母躬勤織紝資其學彥初亦克自勵卓然有立志鄉老長皆奇之謂宣氏有後言于邑大夫舉爲區長非其志也固辭會稽書命下郡中日莫逾宣彥初矣遂送詣京師彥初在翰林最久恭愼小心克勤旦暮未嘗以私廢公處同列溫而有讓衆或臨事憚勞與費至出語相[illegible]初獨怡然自任士論以是

亥之爲人疏達誠實行己端重不肯苟且雖家無餘貲遇人窘急倉猝能致義助故其病也卿大夫之賢者屢造視之及不起咸往哭弔可以知其人矣

卷之二十二終